



馳騁向前

ROBERT BROOKS

「莫格萊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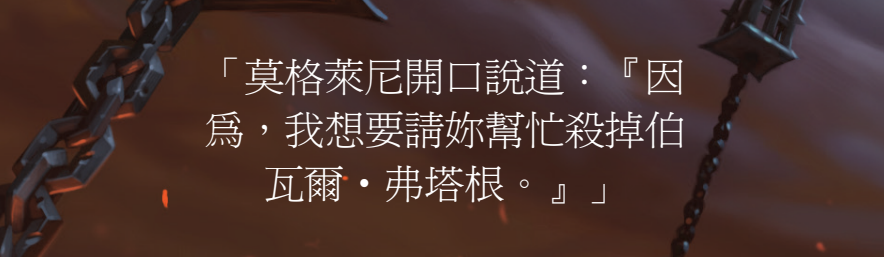
黃昏時分。地平線呈紫羅蘭色。夜晚的寒意悄悄來襲，混雜著流竄在亡者之城周圍那一縷縷的寒冰濃霧。

「莫格萊尼。」

寒意無法觸碰到他。只有生者才會感受到寒意。

「大領主莫格萊尼，發生了什麼事？」

濃霧圍繞著亞樹洛的空中堡壘，達瑞安·莫格萊尼能在濃霧的另一頭看見向外延展出去的破碎群島。蘇拉瑪爾散發出和緩的光芒。薩格拉斯之墓死寂輪廓曾散發的魔能光芒如今已經熄滅。遠處高嶺之巔的積雪在太陽最後餘暉的照耀下



「莫格萊尼開口說道：『因爲，我想要請妳幫忙殺掉伯瓦爾·弗塔根。』」

顯現出橘色。毫無動靜。一片死寂。自從燃燒軍團被擊敗之後，這裡向來如此。

「莫格萊尼，你聽得見我說話嗎？」

一把刀牢牢按壓在他的脖頸後方。只要稍微轉動手腕，他的煩惱就會消失。達瑞安·莫格萊尼轉過頭，與手持刀劍的女子四目相視。「暫時還聽得見。」他答覆道。

「我如何能夠確定？」莎莉·懷特邁恩問道，她雪白色頭髮下方那雙炯炯有神的眼睛瞪得斗大。她的身旁分別站著一個獸人和一個人類。這兩個人一動也不動，就只是這樣靜靜站著。這是明智的選擇。

莫格萊尼開口說道：「因爲，我想要請妳幫忙殺掉伯瓦爾·弗塔根。」

莫格萊尼心靈裡的「形體」絲毫沒有抽搐的跡象。這點使他感到意外。但其他三人的反應更令他感到有興趣。

索拉斯·托爾貝恩做了個鬼臉並盯著地面看。納茲格寧姆以獸人語暗自咒罵了一聲，並對著地板吐了口口水。懷特邁恩則只是笑笑，並把武器放了下來。「很好。能夠親手殺掉巫妖王，是我求之不得的機會。」她說道。

「妳講話還是這麼幽默。」托爾貝恩說道。

莫格萊尼看向一旁。他的目光停留在前方的那些島嶼上，最後定睛再看一眼這片祥和的土地、再看一眼這副寧靜的景象。接著他轉過身，把這些思緒趕出腦海，卯足體內殘存的靈魂堅強面對。

寧靜並不站在他這一邊。

「我們必須談談。就我們幾個四騎士私下談。」莫格萊尼說道。他轉身面向獸人。「納茲格寧姆，請吧。」

這名獸人轉身面向亞榭洛的船員，像奧格瑪的訓練官一樣發出低吼。「滾。都給我滾。如果讓我再說一遍，我就——」

納茲格寧姆命令身旁的不死族退下，這些爪牙便拖著蹣跚的步伐乖乖離去。腦袋還算清醒的傢伙都已經逐漸習慣這名獸人發號施令的特殊方式。其他隸屬於艾澤拉斯天譴軍團的不死族則是早已失去健全的心智，即便沒有受到四騎士的影響，也會毫不猶豫地聽命行事，不論這樣的命令是用吼的、說的還是強加在精神上的。

莫格萊尼沒有制止納茲格寧姆，讓對方能夠盡興。在距離窗戶不遠處有一張指揮桌。他把刀刃拔出刀鞘並放在桌上，刀面上刻著他在生前視為褻瀆象徵的符文。

其他人也紛紛來到指揮桌旁邊。納茲格寧姆磨蹭了幾分鐘之後，也走了過來。獸人因為感到身心愉悅的關係，雙眼閃閃發光。每個靈魂在不死化的過程中都會失去一部份的自己，但納茲格寧姆似乎很慶幸自己還保有對於使喚別人的熱情。他在生前可是貴為一名將軍，此事情有可原。

房間陷入一片寂靜。雖然方圓數尺內沒有任何生物有機會竊聽四騎士的談話內容，但即便如此，他們的處境依然危險萬分。莫格萊尼心想，萬一伯瓦爾想要透過他們心靈內的「形體」偷聽他們的談話內容，自己應該無力阻止。

該死，伯瓦爾，你為什麼要故弄玄虛？

莫格萊尼低頭凝視自己的刀刃，整理著腦海中的思緒。「你今天有感應到巫妖王的存在嗎？」他問道。他的意思是透過「形體」感應到。「下達命令？或是閒置的情緒？有嗎？」

」

其他三人面面相覷。托爾貝恩第一個答覆。「什麼都沒有。好像有依稀感受到一絲怒火，但接著就什麼都沒感應到了。」

納茲格寧姆和懷特邁恩紛紛表示同意。莫格萊尼闔上雙眼。「你們現在有從他那裡感受到什麼嗎？」

「什麼都沒有。」懷特邁恩說道。

「再試一次。」莫格萊尼說道。「試著再更仔細去感受看看。尋找他的心靈。」

她一臉疑惑地瞥了他一眼，接著便閉上雙眼。其他人也跟著照做。眾人集中心智，就這樣過了好一會兒。「還是什麼都沒有。」納茲格寧姆說道。

「你們大家也都是這樣嗎？」莫格萊尼問道。其他兩人沒有回話，只是默默點頭。「那我把實話告訴你吧。我跟伯瓦爾對峙時，對方從頭到尾都沒有回答我的疑問。我還是不知道他為什麼要把我們隔離開來。我還是不知道他在盤算些什麼。我必須向他討要答案，至少得要他答應我們，他會繼續抵抗統御之盔的力量。但他拒絕了。所以我——」莫格萊尼猶豫片刻。「我對他發動了攻擊。或者應該說，我本來打算對他發動攻擊。他控制了 my 意志，並強迫我回到這裡。他的所作所為基本上是在挑釁我們群起圍攻他。他已經不是我們當初立誓要效忠的那個伯瓦爾了。」

懷特邁恩臉上的笑容消失了。眾人的臉龐都失去了笑容。納茲格寧姆眯起眼睛。「他明明支配了你的心靈，卻又讓你全身而退？」

「是的。」莫格萊尼說道。

「為什麼他不把你就地處決呢？」

「我也不曉得。」莫格萊尼坦言道。

納茲格寧姆暗自說了些莫格萊尼沒能聽清楚的話。

托爾貝恩用被盔甲包覆的手指頭輕點桌面。撞擊的金屬聲迴盪在這個空間裡面。

「是陷阱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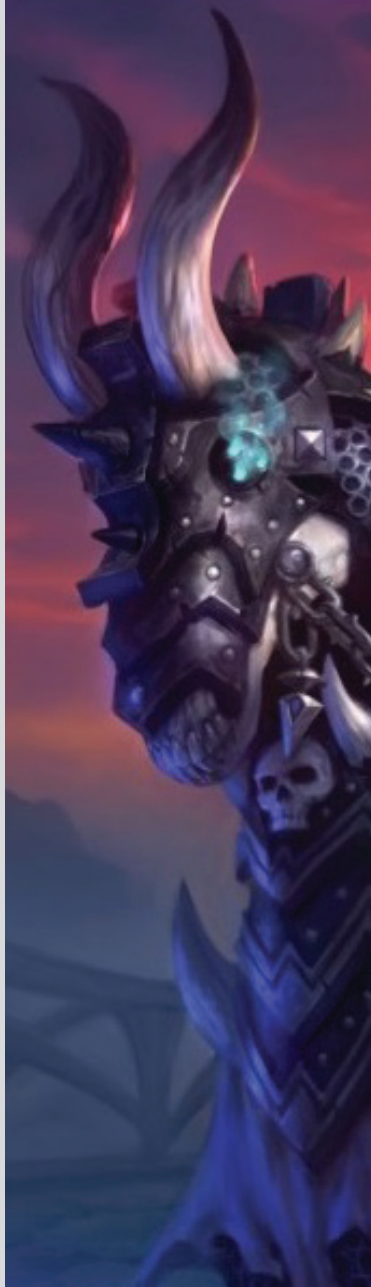
「我不知道。」莫格萊尼說道。

「莫格萊尼，這很不尋常。」托爾貝恩說道。「伯瓦爾知道我們已經對他起疑，他也知道我們沒那麼容易被嚇唬住。如今，我們最深的恐懼已經被他證實，如果我們膽敢招惹他，他勢必會操控我們的心智。他可不是笨蛋。我感覺他是故意的。」

懷特邁恩的臉上閃過一絲冷笑。「這是對我們的威脅。『不論你們情願與否，都必須服從我的意志。』」

「或許吧。」莫格萊尼說道。「但也可能不是這樣。」

納茲格寧姆又咒罵了一聲。莫格萊尼知道這件事情對他們來說難以接受。他們可是四騎士，是負責抵抗不死大軍浪潮的男子最信任的



部屬。但他們之中與伯瓦爾·弗塔根交情最深的人，還是屬莫格萊尼。其他人不像他那樣，以不死族的姿態親眼目睹伯瓦爾的寒冰監牢。其他人不像他那樣，尋尋覓覓數年、踏遍各個不同的世界與國度，希望能讓伯瓦爾擺脫這份悲慘的使命。其他人不像他那樣，親眼見證過伯瓦爾·弗塔根的堅定意志在統御之盔那難以抵抗的腐化下被摧殘殆盡，直到莫格萊尼只能從他口中聽到因為痛苦而發出的麻木聲音。

不過，在其他成員也加入四騎士的行列之後，大家心中很快就有了跟莫格萊尼一樣的顧慮：伯瓦爾選擇使用巫妖王的力量對抗天譴軍團，即便他只能駕馭統御之盔的部分潛力，這樣的抉擇可能會招致無法挽救的後果。

「在座各位之所以會被伯瓦爾選為騎士，是因為你們有著異於常人的使命感與赤誠之心，但我還是希望你們能犯下這輩子最深重的罪孽，那就是背叛自己人。我希望你們能殺掉伯瓦爾·弗塔根，之所以這麼做並不是因為他的所作所為，而是因為他的不作為。我暗自發過誓，絕對不會讓他成為他起初取代掉的那個禽獸，所以我必須展開行動，即便我會失敗也在所不惜。」莫格萊尼朝著桌子的方向以及桌上的刀刃比手畫腳。「伯瓦爾今天讓我知道，我無法抵擋他的控制。如果你們願意幫我，就留著我的劍吧。這把武器帶在我身上並不安全。」

眾人毫不猶豫，立刻便做出了決定。「莫格萊尼，把劍拿起來吧。」托爾貝恩說道。「我們需要你在未來繼續奮戰。」

納茲格寧姆發出低吼表示同意。「我們一直都知道這天有可能到來。我們會與你結伴同行的。」

莫格萊尼看向懷特邁恩。「那麼妳呢？」

她只是淡淡一笑。

看來一切已經拍板定案。我真希望可以獨自一人了結這樁事。死亡從莫格萊尼和其他人身上奪走了許多事物，使他們失去了凡人所擁有的豐富情感。他們無法像生者那樣，感知到愛、歡樂或憤怒。但莫格萊尼曾經跟這三位騎士並肩作戰，共同對抗艾澤拉斯所面臨過最可怕的威脅。在戰鬥的腥風血雨中，他逐漸體認到這三個人堅定的意志以及赤誠的心，內心也慢慢產生感佩之意。在宿命、使命和機運的驅使下，他們成爲了巫妖王麾下的四騎士。

他們同甘苦、共進退，一起打了許多勝仗。這場羈絆，是只有軍人之間才有的袍澤之情。

而他卻正帶領著他們邁向終結。這點無庸置疑。隸屬於巫妖王的這四人絕無可能推翻對方。

其他人也明白這點。但他們卻毫不猶豫地挺身而出。連片刻都沒有猶疑。

他腦海內浮現他父親聖契裡的一段話：兄弟姊妹們，隨我奔赴戰場、同我凱旋歸來，我們將馳騁向前，一起擁抱聖光。莫格萊尼由衷希望其他人不用跟他一起踏上這場有去無回的任務。但基於他們之間的深厚羈絆，他知道自己最後還是會讓其他人跟來。不論之後發生什麼，都要一起面對。

「那就趕快召集船員，讓亞榭洛出動吧。」莫格萊尼說道。「我們要前往北裂境，前往寒冰皇冠。最後一次馳騁向前。」

.....

聯盟入侵了達薩亞洛。他們殺掉贊達拉國王並撤軍離開。聯盟和部落都有無數戰士喪生，戰場上屍橫遍野。

「把那些死得有尊嚴的屍體帶過來給我。」巫妖王命令道。

部屬按照吩咐行事。過程中小心翼翼。

「納茲格寧姆把這件事情告訴其他的四騎士成員。大家都跟他一樣感到擔心。伯瓦爾爲什麼要偷偷在寒冰皇冠召集天譴軍團，同時又把那些可能會質疑他的不死族派遣到其他地方去呢？」

這裡是部落的領地，因此由納茲格寧姆打頭陣，從殞落的英雄之中挑選合適的人選。他們竭盡所能不讓盤踞在此處的墳塚羅亞發現，要是被對方知道自己正在他的地盤撒野盜竊，肯定會怒氣衝天。納茲格寧姆並不確定計畫是否已經得逞。

接著他們又來到庫爾提拉斯。然後再跑到黑海岸。他們走遍每一個所能找到的大型戰場。其中部分死者是在對抗來自深淵的邪惡駭人生物時喪命的，其他死者則是爲了保護故土而亡。其中部分死者之所以會成爲不死族，是因爲負責安置屍骸的掘墓者和送葬者受到賄賂；其他屍骸則是從無人看管的墳墓裡被直接偷走。

這是一份令人坐立難安的嚴峻工作。納茲格寧姆終於忍不住與伯瓦爾正面對峙。「讓死者在自己的家鄉安息吧，讓靈魂跟他們的先祖團聚吧。」這個獸人咆哮道。

巫妖王的意志絲毫沒有動搖。「我讓他們歸順於我，以免被有心之人得逞。」

其他人？納茲格寧姆曾經向莫格萊尼詢問過這件事情。莫格萊尼自己也不確定是怎麼一回事。「伯瓦爾的目標是希瓦娜斯·風行者。」大領主猜測道。「他認爲她意圖不軌。」

納茲格寧姆並沒有多去理會反抗風行者的這件事。畢竟希瓦娜斯可是曾經想要置他於死地的人。而且他從來都沒有把

對方視為自己的大酋長。

屍體被運送至寒冰皇冠，並被小心翼翼地置放在城塞下方的冰封儲藏室內，藉由那裡的低溫使屍體不至於腐敗。

然而，一直到風行者主動摒棄部落首領的職位，巫妖王才採取行動並把這些屍體轉化為不死族。了無生氣的屍體一個接一個開始抽搐、顫抖，最終成爲集痛苦和力量於一身的嶄新存在。

巫妖王賦予一項簡單的任務給這些新生的死亡騎士：「死亡的力量越來越強大。起來吧，成爲我的勇士吧。」

納茲格寧姆本以爲要花好幾年的時間來訓練這些不死族駕馭新的力量，但他們幾乎全部都被送回了原本的家鄉，並被迫在這個害怕並憎恨著自己的世界中掙扎求生。納茲格寧姆認爲一定要先試著教導新生的不死族如何生存，然後才有辦法派他們上戰場。某天，他偶然聽見莫格萊尼與伯瓦爾爲了此事爭論不休。

「就連阿薩斯都會訓練他新抓來的奴隸。」莫格萊尼說道。

「我跟阿薩斯不一樣。」伯瓦爾說道。「他們並不是奴隸。」

「一點都沒錯。」莫格萊尼說道。「我們遭到了詛咒。每天都承受著巨大的苦難。我們唯一能獲得慰藉的事情，就是對生者帶來死亡與痛苦。當初要是沒有阿薩斯嚴加控制，大多數的不死族早就陷入狂亂了。不少靈魂在戰場上都無法支撐太久，而且他們有可能會在殞命之前傷及無辜。」

伯瓦爾對此的答覆冰冷無情。「這是必須要冒的風險。」

但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納茲格寧姆的心中產生了另一個憂慮。天譴軍團看起來好像受到了冰冠城塞的吸引。雖然死亡騎士都被派遣到了其他地方，但寒冰皇冠地天譴軍團數

量卻與日俱增。納茲格寧姆首先是注意到有幾個四處遊蕩的不死族在雪地裡挖坑躲進去，然後再用旁邊的雪把自己蓋起來。納茲格寧姆很快變得心神不寧，他只要看到有雪堆，就會伸手進去探，有時候裡面空無一物，有時候則會發現有好幾個不死族躲在裡面。

這些是失去心智的不死族。他們只有在聽命行事的時候才會這麼做。當納茲格寧姆向伯瓦爾問起這件事的時候，對方只是淡淡回了句：「這件事情你不要插手。」

納茲格寧姆把這件事情告訴其他的四騎士成員。大家都跟他一樣感到擔心。伯瓦爾為什麼要偷偷在寒冰皇冠召集天譴軍團，同時又把那些可能會質疑他的不死族派遣到其他地方去呢？

亞榭洛出動了。破碎群島已經被遠遠地拋在腦後，舉目所及之內只有天上的繁星、雲朵以及在月色照耀下微微發光的汪洋。

這座會飛的堡壘已經有好幾年沒有移動過了。納茲格寧姆在上面的樓層大聲發號施令，指揮著不死族船員，心想不知道蘇拉瑪爾的夏多雷在看到他們飛離時作何感想。他心想，不知道此時此刻高嶺的斥候是否有在向奧格瑪回報狀況，告訴他們黯刃有所行動。他心想，不知道部落會採取什麼樣的應對措施。

納茲格寧姆琢磨著，要是他們夠聰明的話，就會加派一倍的防禦人手，並做好抵禦入侵者的準備。如果亞榭洛突然開始快速往寒冰皇冠移動，那麼鐵定大事不妙。索爾對此一定心知肚明，還是說現在主事者已經變成部落議會或其他人了？

納茲格寧姆在對抗燃燒軍團的戰爭期間就有特別強調，

要避免去理會部落內部事務的傳聞與消息。這並不是因為他沒有好奇心，而是擔心自己會變得太過好奇。他曾經爲了捍衛暴君一般的大酋長而殞命。他在以死亡騎士之姿復活後，聽說了那個大酋長所幹的好事。鋼鐵部落。燃燒軍團重返世間。全都是地獄吼的傲慢惹的禍。全都是納茲格寧姆的一片忠心所招致的後果。

他爲了不辱使命而犧牲。他爲了部落而死。但那樣的後果，至今仍是他內心裡跨不過去的一道坎。因此他盡量不去回憶這些事情。

在第四次大戰的那個時候，納茲格寧姆周遊部落的領地，四處尋找合適的新兵，並不經意地察覺部落所面臨的困境。他眼睜睜看著自己的族人再次推翻暴君，但卻無法出手相助。他發現自己其實想要幫忙，雖然這個情緒並不強烈，這使他感到奇怪。

納茲格寧姆的目光停留在靜止不動的符文熔爐上。這個熔爐並沒有迸發出腐化的紫色火焰，在戰爭即將開打的前夕不應該是如此。三名天譴軍團的爪牙低著頭站在那裡一動也不動。

納茲格寧姆清清嗓門，用以前當將軍的那種聲音吼道：

「還不趕快給我去幹活。要是我的武器在戰鬥中毀損，難道還要等你們好幾個小時慢慢生火替熔爐加溫嗎？要是再被我看到你們在工作時打盹——」

納茲格寧姆的聲音逐漸變小。這三名部下其實早就已經受到他的意志驅使開始動工了，並不需要費勁叫罵。符文熔爐裡面的紫色火焰開始燃燒。他根本是在浪費體力。他心想：對無法違背你的人大吼大叫，真是一點意思都沒有。

他轉身離去。還有其他事情需要處理。

納茲格寧姆來到亞榭洛比較低的樓層，發現托爾貝恩正在

等他來。「領主大人，你好啊。」這名獸人以雀躍的口吻說道，並模仿人類所謂禮儀的古怪姿勢，用滑稽的方式屈膝行禮。

「將軍你好。」這位人類虛弱地嘆口氣答覆道，彷彿這種互動過程已經行之有年，他也只能勉強配合演出。「莫格萊尼要我來找你。他說在戰爭開打之前，我們四個人都不應該單獨行動。」

「爲什麼？」

「以免伯瓦爾打算出手阻止我們。到時候我們可能會需要彼此的幫忙。」

他的意思其實是：以免巫妖王的「形體」壓垮他們的意識與精神，並像操控人偶那樣控制住他們。納茲格寧姆咕噥了一聲。避免這種事情發生的唯一方法，可就也就只有趕在對方暴走之前將其斬殺了。他以前在北裂境殺掉過無數的天譴軍團，他永遠也忘不了那些怪物臨死之前的空洞眼神。我寧可再死一次，也不願意成爲跟他們一樣的奴隸。「你覺得他會這麼做嗎？」

「他至今還沒有採取任何行動。」托爾貝恩冷靜地說道。

「說不定他根本就不會。但也有可能是因爲我們距離寒冰皇冠還不夠近。如果他真的動手，而且你也還有辦法揮動斧頭的話，可以幫忙砍掉我的頭嗎？」

「先往我的胸口刺一刀，我再答應你。」納茲格寧姆抓住眼前這名人類的前手臂，並用力捏緊。托爾貝恩也禮尚往來。這種類型的互動是激流堡的士兵用來展現友誼的方式。年老的人類國王和獸人將軍確實已經結爲知心好友，不過他們當初仍舊花了點時間，才終於拋開前世的恩恩怨怨。納茲格寧姆生前曾經長時間待在由人類負責管理的拘留營，托爾貝恩則曾公開命令部屬處決那些拘留營所關押的所有獸人囚

犯。

但托爾貝恩願意承認自己這麼做是錯的。納茲格寧姆心想，應該就是因為這種人格特質，才會讓他在生前受到同胞的愛戴。

他們一起穿過黯黑堡，監督為數眾多的船員，都是多虧有他們幫忙處理各種各樣的雜事，這座堡壘才有辦法飄浮在空中並四處移動。納茲格寧姆終於忍不住，把這整晚一直煩擾著他的問題給說了出來。

「如果我們不得已必須殺掉伯瓦爾，那應該要由誰來代替他戴上統御之盔呢？」

「我也不曉得。」托爾貝恩說道。「我沒有興趣去戴那種東西。」

「萬一你是我們之中最後倖存的人呢？」

托爾貝恩搖搖頭。「應該不大可能。」

「但假設嘛。你會怎麼做？」

托爾貝恩停下腳步，並以認真嚴肅的表情看向納茲格寧姆。「爲了保護艾澤拉斯，我什麼都做得出來。但我們暫且先把注意力放在如何獲勝這件事情上吧。我覺得到時候我們都活不成。」

納茲格寧姆微微聳肩。「我覺得伯瓦爾早在寒冰皇冠那裡就能置莫格萊尼於死地了。但是他並沒有這麼做。」他如此說道。「也許他內心裡隱隱希望我們能夠過去了結他的性命。說不定他根本就不會反抗。」

「或許吧。」托爾貝恩並沒有把目光從納茲格寧姆的雙眼上移開。「但你可別忘了，上一任巫妖王可是把這個世界上最頂尖的戰士給引誘到了他的王座那裡去。大家差一點就沒能死裡逃生呢。」

納茲格寧姆的心裡突然湧現一股不安的感覺。他原本並沒

有考慮到這一點。難道這就是伯瓦爾之所以放莫格萊尼回來的原因嗎？他難道是想要引誘他們四個人到冰封王座，然後以主場優勢把他們一網打盡，控制住他們的心智嗎？

不對。他思索片刻後，下了這樣的結論。「這並不是伯瓦爾的企圖。」納茲格寧姆說道。

「你看起來挺有把握的。」

「我確實有把握。」納茲格寧姆說道。「我見識過他在北裂境所採取的戰術。他聰明得很，同樣的計策不會重複使用兩次。尤其是曾經失敗過的策略，他更加不會採用。」

托爾貝恩仔細思考著話中的邏輯，然後點點頭。「說得好。但這其實也無法說明什麼，我們仍然無從得知他究竟在盤算些什麼。」

確實如此。納茲格寧姆內心裡的疑慮逐漸變成恐懼，他自從成爲不死族以來，還沒有過這種感覺。早在莫格萊尼立下誓言的時候，納茲格寧姆就已經知道他們四人都很有可能會慘遭巫妖王的毒手。但他並不介意。他也曾經戰死沙場。這還不是最可怕的事情。他如此心想。跟奴役比起來，死亡好得多了。

真正使他心煩意亂且焦躁不安的原因，是未知。當初明明有兩支聲勢浩大的軍隊聯手夾擊上一任的巫妖王，卻還只是險勝而已。如今只有四名戰士，根本毫無勝算可言。莫格萊尼不久前才證實，他們都無法抗拒統御之盔的影響力。部落和聯盟的軍隊在經歷過上一場戰爭之後已經分崩離析，要是他們失敗，其他人是否還有足夠的實力能夠代替他們完成使命呢？

未知。不確定性。納茲格寧姆還是隱隱覺得伯瓦爾其實並不是敵人，這種瘋狂的想法使他感到憂心。也許他已經徹底失去了理智的判斷能力。但他並不會主張要調頭返程。不論

這次的行動結果怎麼樣，他內心的疑惑都一定能獲得解答。

「你在動手要殺他的時候，會猶豫嗎？」納茲格寧姆問道。

「我發誓要捍衛的是艾澤拉斯，並不是伯瓦爾。」托爾貝恩以平淡的口吻說道。

獸人繼續巡視監督。托爾貝恩跟在他身旁一起走。

當他們來到亞樹洛的其中一個戶外陽台時，他們看見西北方的天空烏雲密布。寒冰皇冠就在那個方向的地平線後面。納茲格寧姆能夠感受到寒冰皇冠的氣息。他就算矇著眼睛也能清楚看見，就像一座看不見的燈塔那樣，散發亮光不會改變。自從莫格萊尼回來之後，納茲格寧姆就沒有再感受到過「形體」的存在，頂多只有偶爾受到些微的刺激。感覺就好像巫妖王斬斷了自己跟他們之間的連結似的。

但是這份連結依舊存在，靜靜等待著。

「他勢必知道我們要來了。」納茲格寧姆沉思道。

「同意。」

「你比我還要更常跟他對話。」獸人說道。「伯瓦爾真的已經迷失自我了嗎？還是說，我們還有機會能夠拯救他呢？」

托爾貝恩有好一段時間沉默不語。納茲格寧姆並沒有說話打斷他的思緒，只是讓他專心思考。良久過後，托爾貝恩終於緩緩說道。「他背負著這個世界上最沉重的使命。我認爲他是想要自己一個人承擔，直到再也撐不住爲止。」

索拉斯·托爾貝恩獨自來到冰封王座前方。在他上方、冰冠城塞的山頂處，一雙火紅色的眼睛從統御之盔裡面散發出熾熱的光芒，周圍則是環繞著藍色的寒冰。

巫妖王的聲音猶如未知的深淵那般深不可測，透過「形

體」傳達到托爾貝恩的心靈裡面。他已經有好幾個禮拜沒有這麼做了。「你走吧，托爾貝恩。我今天不需要你的協助。

」

「或許吧。」托爾貝恩大聲說道。但他依舊開始走上台階。「但我還是要跟你談談。」

托爾貝恩可以感受到，他每往上踏一階，伯瓦爾就越發感到煩擾焦躁。這種情緒透過「形體」排山倒海而來，有如滲血的傷口一般源源不絕。這種情況所隱含的意思是：小心行事。

托爾貝恩生前並不認識伯瓦爾·弗塔根。身為激流堡的國王，他只聽說過有這麼一個叫做弗塔根的小毛頭，因為意志堅定且節操高尚而受到聖騎士導師的肯定與器重。說不定他們有曾經一起出席過某些正式場合，但他們從來沒有交談過。他對於伯瓦爾的瞭解，全部來自於死後復生的經歷：伯瓦爾是個鏗而不捨的人，不論遭逢什麼樣的挫折都不會輕言放棄。他生前肯定是一位很不得了的聖騎士吧。他自稱是「受詛之人看守者」，這表示他並不想要去提起自己所承受的種種苦難。他堅持要自己一個人扛著這份重擔。

托爾貝恩在距離山巔幾步路程的地方停了下來。他並不需要站到階梯的最頂端、並不需要直面伯瓦爾的王座。包覆著伯瓦爾雙眼的冰蛹，以及他身軀上那些不時迸發出火焰的橘色傷痕，都使王座微微發出難以言喻的神祕亮光。托爾貝恩心想，不知道他皮膚上的寒冰能否緩解血液中的龍焰所帶來的痛楚。說不定寒冰反而加劇了那份痛苦。

「伯瓦爾，我們不是你的奴僕。」托爾貝恩說道。「你無法再隨意使喚我們了。」

伯瓦爾透過「形體」傳遞惱火的情緒，一陣橘色光芒隨之從冰封的軀殼底下散發出來。「這麼說，是莫格萊尼派你過

來的了。」

「不是，但莫格萊尼有跟我說你棄我們於不顧的事情。」

對方以冰冷無情的口吻毫不猶豫地說道：「我對他沒什麼好說的。對你也一樣。」

「你信任我們，所以才決定復活我們、才決定讓我們成為你的騎士。」托爾貝恩說道。「我們也需要能夠信任你。但你卻對我們有所隱瞞。」

對方就快要壓抑不住內心的怒火。「那你倒是說說看，我隱瞞你們什麼事情？」伯瓦爾問道。

托爾貝恩張開雙手，冷靜地比了個手勢。「你不斷在這裡召集兵馬。大家都知道你正在採取行動、正在布局，但沒有人清楚你的企圖。把你的計畫告訴我們吧，我們會出手相助的。」

「你會喪命的。這樣根本一點都幫不上我的忙。」伯瓦爾態度輕蔑，就好像是一位父親在指責犯錯的孩子那樣。托爾貝恩已經好久好久沒有經歷過這種感覺了。

「如果士兵毫無準備就被派上戰場，那麼自然是去送死了。」托爾貝恩以反諷的方式同意對方的說法。「我們現在的情況正是如此。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是什麼樣的力量在作祟？你為什麼要遠離我們？」

「是希瓦娜斯·風行者。」

托爾貝恩愣住了。風行者？巫妖王自從第四次大戰開打以來，一直都有在關注這號人物，並交代他底下的四騎士隨時回報有關她下落的情報，但卻也嚴格禁止他們擅自出手對付她。不過，伯瓦爾同時也告訴他的騎士，風行者對統御之盔向來抱持著鄙視的態度。「她怎麼了？」

「她的戰爭顛覆了生與死之間的平衡。死亡肆虐，統御之盔的力量狂躁不安。」伯瓦爾說道。「燃燒軍團使我們的家

園屍橫遍野，但我當時絲毫沒有察覺。」

托爾貝恩還是不確定伯瓦爾究竟是爲了什麼事情在心煩。「反正希瓦娜斯已經失敗了，她有什麼樣的企圖根本不重要。」

托爾貝恩感應到伯瓦爾的體內燃起熊熊怒火，但他同時也依稀感覺到伯瓦爾主要是在生自己的氣。「你有看到什麼跡象讓你覺得她那個傢伙已經失敗或放棄了嗎？」

.....

霧濛濛的天空遮蔽了旭日的光輝，但龍骨荒野海岸線傾頹的廢墟與懸崖峭壁在晦暗的黎明中依舊隱約可見。但還是需要再經過幾個小時，才會看到冰冠城塞。

莎莉·懷特邁恩利用眼角餘光仔細打量著達瑞安·莫格萊尼。他整個晚上都忙碌於指揮工作，不斷對亞榭洛的船員發號施令，做好攻城的戰鬥準備。現在的他則是定睛注視著北裂境的地圖，一動也不動。大概是專心過頭了吧。

這樣可不行啊。懷特邁恩暗自心想。要是莫格萊尼因爲眼前的繁複工作而分心，他將會更容易受到弗塔根的操控。「你被上一任的巫妖王操控心智時，是什麼樣的感覺？」她問道。

莫格萊尼抬起頭看向她。「妳不會想知道的。」

「我並不是想要挑起不堪回首的記憶。」她說謊道。「但弗塔根肯定知道我們要來了。如果他打算剝奪我們的心智，我們應該要做好準備抵抗。你在聖光之願的那個時候，是如何脫離阿薩斯的魔掌的？你是如何讓自己免於受到操控的？」

大領主眯起眼睛。「神聖的土地使我能夠保有自由意志。正義的怒火使我能夠擺脫阿薩斯的荼毒。」

「這麼說，都是多虧了聖光和憤怒。但這次有辦法故技重

「你們會死的。你們四個人 都會死。」

施嗎？」懷特邁恩問道，語氣有些犀利。她希望能夠激起對方的怒火。自從她以不死族的身分復甦以來，心中總是充滿著怨恨與厭惡的情緒。她窮盡一生都在斬除不死族，最終卻淪為跟他們一樣的怪物，命運跟她開的這個玩笑真是既無情又諷刺。但她不能有辱自己的使命。即便她再怎麼不情願，也還是選擇利用這股黑暗力量保護艾澤拉斯。她承受了如此巨大的苦難，絕對不能功虧一簣，她才不管莫格萊尼的心裡有多麼矛盾。

「死亡騎士，我不會尋求聖光的幫助，除非是在逼不得已的情況下。」莫格萊尼冷冰冰地說道。「如果妳走運的話，聖光會回應妳的願望，並把妳這副腐化的軀體燒成灰燼。相信我，這種死法是很痛苦的。」

懷特邁恩知道對方是基於親身經歷說出這樣的話。「大領主，我對你有些顧忌。」她說道。「你可能會退縮，無法果斷地殺掉伯瓦爾。」

莫格萊尼又低下頭看向桌子。「那麼妳呢？對他痛下殺手這種事情，對妳來說容易嗎？」

懷特邁恩再次展露笑顏，但那實際上卻是帶有攻擊性的表情。「你以為我說要殺掉巫妖王是隨口說說的嗎？」

「不。」他又凝視了北裂境的地圖片刻，然後才終於把這張紙挪到一旁。「我並不痛恨伯瓦爾。我只是替他感到惋惜。但我還是會貫徹我的使命和職責。這是我答應過他的事情。」他說道。

莫格萊尼的雙眼突然之間瞪得斗大。「什麼——？」他開口說道。

懷特邁恩幾乎在同一時間也感受到了。

她內心裡的「形體」再次浮現，她與巫妖王之間的連結再次甦醒。

有那麼一瞬間，這個「意志」彷彿著火了一般。不對。懷特邁恩所感受到的並不是真正的熱，而是刺骨寒霜凍傷的灼熱感，緩緩包覆住巫妖王的「形體」。

開始了。「大領主，這是一一？」

「沒錯。」莫格萊尼說道。「這種感覺跟阿薩斯當時的情況一樣。這是統御之盔的力量。伯瓦爾已經不再抗拒了。」

「他崩潰了嗎？」懷特邁恩問道。

「是的。」莫格萊尼說道。懷特邁恩聽見他以輕柔哀傷的語調喃喃自語說道：「伯瓦爾，為什麼會這樣……」

天哪，我也感受到了。懷特邁恩心想。伯瓦爾赤裸裸地擁抱了不死的腐化詛咒，這個詛咒猶如飢渴的洪流，想要徹底吞噬掉生命的精華，讓世間萬物盡數腐敗。

原本心中還多少有點疑慮的懷特邁恩，現在也完全認清現實了。我們必須立刻殺死巫妖王。她依稀能夠感受到對方「形體」的微弱力量滲入心房，感覺就像是在冰鎮玻璃杯的杯壁上凝結的水珠，順著她的心智滑落，並掉落在她那殘破不堪的靈魂上方噴濺開來。如果四騎士持續受到這種力量的影響，不出幾天就會變得跟伯瓦爾一樣迷失自己；即便伯瓦爾很努力地想要保護他們不受傷害，也無能為力。

但是她在看見莫格萊尼意志堅定的神情之後，鬆了一口氣。大領主終於振作起來準備好迎戰了。懷特邁恩心想。

他看向遠方的北裂境，然後用拳頭捶打胸前的盔甲。「沒有其他辦法了。」他說道。「已經沒有回頭路了。如果日落的時候，伯瓦爾還是沒有擺脫巫妖王的控制，可能就再也無法阻止他了。」

莫格萊尼提高音量，讓自己的聲音迴盪在亞榭洛裡面。「

「是殺死戴著統御之盔的人。
不是殺死我。因為統御之盔屆
時可能已經不再屬於他了。」

爲了艾澤拉斯！爲了生者而戰！爲了彼此而戰！我們得殺了
伯瓦爾！」

一天前，達瑞安·莫格萊尼也曾經帶著出鞘的利劍、抱著沉重的心情來到冰封王座前方。

「伯瓦爾。」莫格萊尼喊道。「我們必須談談。不要再閃躲。」

對方沒有回應。陣陣刺骨寒風在城塞的山頂處狂嘯，無情地攻擊著莫格萊尼，在他的護甲上結成冰霜。他邁出第一步走向伯瓦爾。他分不清巫妖王是否正看著他。被冰霜層層包覆的伯瓦爾，比平常還要令人難以捉摸。

「伯瓦爾，我曾經答應過你。」莫格萊尼又往前邁出一步。「你還記得嗎？」

對方還是沒有回應。伯瓦爾還是正眼都沒有看他一眼。莫格萊尼感覺有一股澎湃的悲傷之情隨時都有可能爆發。變成不死族之後，會喪失很多情感，偏偏悲傷這種情緒被保留在了我的體內。莫格萊尼傷感地如此想著。他繼續走上台階。

「我答應過你，不會坐視你成爲阿薩斯那樣的禽獸。」他再次邁出步伐。伯瓦爾，拜託你說句話啊。莫格萊尼心想。不要逼我這麼做。

莫格萊尼再次邁開步伐，但卻差點滑倒。他的靴子旁邊出

現一條條水流，從階梯上宣洩而下。

莫格萊尼感到費解。這些水是從哪裡來的？

莫格萊尼快步走完最後幾階樓梯，每踏一步都濺起水花。他在冰封王座的正前方呆住了，雙眼瞪得斗大。

包覆著巫妖王的冰塊正在一點一滴融化。看起來已經有三分之一的冰塊消失了。

「伯瓦爾。」莫格萊尼喃喃說道。「你到底在做什麼啊？」

」

那雙橘色的眼睛終於看向他。「莫格萊尼，你獨自前來，是愚蠢的行爲。」

沒錯。確實如此。莫格萊尼本以為伯瓦爾會對他們的最後通牒做出回應，沒料到巫妖王居然正準備要離開自己的王座。

我拖延太久了，早該跟他正面對峙的才是。莫格萊尼心想。但其實可能是他迫使伯瓦爾採取行動的。

「我們必須確認你有沒有受到統御之盔的誘惑。」莫格萊尼說道。「你擔任『受詛之人看守者』這麼多年，意志從來都沒有動搖過。」

「是這樣的嗎？」伯瓦爾語氣平靜。這太過反常。「爲了抗拒統御之盔強大力量的誘惑，我一直對它的使命視若無睹。」

使命？「雖然我不知道你說的使命是什麼，但我們可以幫助你阻止這一切。伯瓦爾，不論是基於什麼原因，你都不能臣服於統御之盔的力量。你知道後果會不堪設想。」

「不死族的大軍會踏平這個世界，所到之處寸草不生。艾澤拉斯將再也沒有生者立足的空間。」

「沒錯。」莫格萊尼低聲說道。

「大領主，屆時誰來阻止這一切呢？」

「我曾經對抗過一個巫妖王。」莫格萊尼說道。「我還能再擊倒另一個。」

「形體」以黑色幽默的姿態一閃而過。「莫格萊尼啊，如果你今晚將我斬殺並繼承我的職責，你會發現自己身為巫妖王的日子無比短暫。」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你是在嘲諷我嗎？我才不想要你的頭盔，也不想要繼承你的王座。爲了拯救天下蒼生，即便是要摧毀這整座該死的城塞還有這裡的每一個怪物，我也在所不惜。」莫格萊尼伸出手臂向外揮舞，做了個手勢指向環繞在寒冰皇冠四周的防禦工事。「我可以幫助你。我們四騎士都能幫上忙。不管這份負擔再怎麼沉重，都沒有關係。」

「你們會死的。你們四個人都會死。」

「那又怎樣！」莫格萊尼發出怒吼。「你以爲我們會害怕再死一次嗎？但凡是威脅到艾澤拉斯的敵人，我們都會勇往直前、挺身奮戰。即便要敗，也要拖敵人一起下水，並讓對方付出遠遠比我們還要更加慘烈的代價。」

「沒錯，但願你們辦得到。」巫妖王說道。

巫妖王頭部上方的冰塊出現一道裂痕。伯瓦爾臉部前方的冰塊則是撕扯出一道縫隙，沿鋸齒狀蔓延到他的脖頸周圍。一個大冰塊掉在莫格萊尼身旁的地板上，碎裂成無數細小的冰晶，被寒風吹散到其他地方去。

莫格萊尼變得緊張起來。包覆著伯瓦爾的冰塊，現在出現了一個巨大的破口，使對方的頸部完全裸露了出來。只要揮劍並且砍中，就能了結這一切。他心想。

但情況不大對勁。感覺就好像伯瓦爾在故意挑釁他這麼做一樣。莫格萊尼闔上雙眼片刻。他整理著腦海裡的思緒。

接著，他毅然決然地揮動利劍。

但就在他身體的肌肉還沒來得及出力之前，「形體」便採

取了行動。頓時之間，莫格萊尼完全失去了行動能力。是伯瓦爾的意志使他無法動彈。

莫格萊尼的心靈奮力抵抗，試圖要擺脫伯瓦爾的控制，就像當初他逃離阿薩斯的魔掌那般。而他居然成功了。有什麼東西崩解的感覺。感覺彷彿是伯瓦爾沒辦法很確實地掌控住莫格萊尼的靈魂。

莫格萊尼絲毫沒有猶豫，舉起利劍筆直地砍向伯瓦爾的脖頸。

「形體」開始發力。莫格萊尼緊握利劍的雙手頓時鬆脫。

莫格萊尼眼睜睜看著自己的武器掉落在巫妖王王座前方冰水摻雜的地面上，絕望感猶如洪水一般排山倒海而來淹沒了他的心靈。「形體」牢牢地控制住他的軀體，透過比鋼鐵還要堅硬的羈絆與伯瓦爾的意志連結在一起。

我失敗了。

「莫格萊尼，把劍撿起來。你未來還會需要用到的。」「形體」完全控制住了他全身上下的每一個細胞。莫格萊尼被困在統御之盔所建立起來的監獄中，無法移動也無法說話，他的雙手有氣無力地撿起掉在地上的劍，並將其收入刀鞘之中。「好了，快離開吧。」

莫格萊尼的雙腳服從著這道指令開始動作。「形體」迫使他調頭離開冰封王座，並一路走下台階。伯瓦爾召喚出通往亞樹洛的死亡之門，或者更準確地來說是，伯瓦爾強加自己的意志在莫格萊尼身上，並逼迫對方召喚出了這道門。「我隨時都可以送你回去，並借你的刀殺人。其他三人正在另一頭等著你，對吧？在你被擊倒之前，能夠砍死多少個人呢？」

他內心裡還抱持著最後一絲希望。動手啊。送我回去啊。莫格萊尼心想。

伯瓦爾注意到了他的思緒。「這樣啊。他們正在另一頭等著你。但是懷特邁恩認為，你回去的時候可能早已失去自我。他們會為此做好準備。很好。」

死亡之門啟動。一縷暗紫色的迷霧化成只比莫格萊尼高一點的金字塔。

「形體」迫使莫格萊尼向前走去。

「莫格萊尼，不要獨自一人回來。」伯瓦爾說道。「只有你們四人聯手，才有機會殺死駕馭著統御之盔力量的人。保重。」

莫格萊尼踏入傳送門，回到了亞樹洛。那陣迷霧在他身後消散開來。

伯瓦爾對他的控制也隨之消失得無影無蹤。「形體」再次陷入沉睡。一點動靜也沒有。就像是一尾毒蛇，悄悄潛伏在他的靈魂深處，靜待攻擊的時機到來。

莫格萊尼雙膝跪地，把頭埋入自己的手裡面。他雖然獲得了自由，但卻又感到無比迷惘。



時機差不多已經成熟。

他們在稍早的時候達成共識，並擬定好攻擊的計畫。如果伯瓦爾沒有立刻投降並摘除統御之盔，亞樹洛就會開始轟炸並清出一條血路，好讓四騎士可以直接對巫妖王發動攻擊。至於攻擊能否奏效，就要看他們之中有多少人能夠抵抗巫妖王的控制了。但前提是他們四人沒有全軍覆沒。

但另一方面，「形體」卻也發生了變化。他們與伯瓦爾之間的距離很近，能夠更明顯感受到「形體」的影響力。他們大概還有一個小時的路程才會抵達冰冠城塞，距離遙遠，難以用肉眼看見冰封王座；但是天空中的霧霾已經散去不少，目標的輪廓清晰可見，恐怖的氣息逼人。

他們的心靈深處依稀可以看見什麼。

莫格萊尼是第一個注意到的人。奇怪的畫面在他的腦海裡一閃而過，伯瓦爾麾下的其中一個天譴軍團成員跌落在地面上，散發出黑色氣息的箭矢貫穿了他的身軀。幾分鐘過後，冰封王座前方的屍體已經堆積如山，好幾十個天譴軍團的部下紛紛倒地不起。接著死傷又變得更為慘烈。

寒冰皇冠正經歷著一場戰鬥。他們能夠透過「形體」看見。不對，是伯瓦爾主動展示給他們看的。四騎士一語不發地站在亞榭洛裡面，注視著遠處的尖塔。時光一分一秒過去，腦海裡的畫面也越加清晰明朗了起來。

懷特邁恩突然倒抽一口氣。「是風行者。伯瓦爾正在和希瓦娜斯·風行者戰鬥。」

聽她這麼一說，莫格萊尼也看清楚戰場上的狀況了。那雙散發出亮光的眼眸。她臉頰上那道尚未癒合的傷疤。確實是希瓦娜斯沒錯。她是為了搶奪統御之盔而來的。

莫格萊尼頓時之間全部都明白了。

「只有你們四人聯手，才有機會殺死駕馭著統御之盔力量的人。」伯瓦爾當初是這麼說的。

是殺死戴著統御之盔的人。不是殺死我。因為統御之盔屆時可能已經不再屬於他了。

他早就知道對方會找上門。莫格萊尼終於明白了。伯瓦爾早就猜到風行者會前來挑戰並搶奪統御之盔。他打算動用統御之盔來阻止對方，因為希瓦娜斯之所以想要獲得巫妖王的力量，絕對是別有所圖、心懷不軌。

但伯瓦爾心裡清楚，這麼做是會招致可怕後果的。動用統御之盔只會有一種下場，那就是世界變得一片死寂。在他繼承這股力量之後，不論他能夠支撐一分鐘、一個禮拜還是一個月，都無濟於事。結局從來就不會改變。艾澤拉斯會滅亡。

除非立誓要保護艾澤拉斯的四騎士能夠挺身而出，趁他跟風行者戰鬥完還很虛弱的時候阻止他。即便最終是風行者打贏伯瓦爾，她對於駕馭統御之盔力量的方式也會很生疏。只要她短暫顯露出弱點和罩門，就有辦法加以阻止。

伯瓦爾當初之所以要挑釁莫格萊尼以及其他的四騎士，就是爲了驅使他們趕在他殞落的時候前來取他性命，以防有個什麼萬一。他竭盡全力把自己跟他們隔離開來、把自己跟所有新生的死亡騎士隔離開來。因此，不論最終是哪一方勝出，四騎士都有機會可以成功。

托爾貝恩與莫格萊尼四目相接。「我們有需要改變計畫嗎？」他問道。

莫格萊尼轉身面向其他人。「不，計畫照舊。我們的職責不變。」接著，他再次看向遠方的寒冰皇冠。「伯瓦爾知道終究會有這麼一天到來。他如果沒有打贏，就會出現新的巫妖王。」

「是巫妖女王。」懷特邁恩說道。

「沒錯。」伯瓦爾啊，你當時爲什麼不直接把真相告訴我呢。不過這樣也好，要是伯瓦爾實話實說，莫格萊尼肯定會堅持要跟他一起迎戰希瓦娜斯。其他人也一樣。從冰封王座前方屍橫遍野的慘況來看，他們四人如果在場，早就全數陣亡了。「他希望我們能在這個時間點抵達，並趕在適當的時機斬殺這場戰鬥的勝利者。趁希瓦娜斯幫我們掃除天譴軍團的時候，趁她還沒來得及學會如何控制我們的意志之前下手。」

納茲格寧姆仔細思考了片刻。「我們其中一人必須繼承他的王座。」

語畢，四人陷入沉默良久。懷特邁恩的目光在各個四騎士成員的身上來回移動，好像是在問大家，誰願意自告奮勇挑

起這份重擔。

遠處突然傳來類似電閃雷鳴的響聲，他們的注意力瞬間回到寒冰皇冠。「形體」顫抖著。伯瓦爾已經動搖的冰冷意志，如今散發出滿滿的絕望感。

莫格萊尼用心靈之眼洞悉一切，並看到希瓦娜斯正將魔爪伸向伯瓦爾的頭部。

接著，痛苦襲來。四人眾皆感到痛苦難耐。感覺就好像是有鋒利的刀刺進了顱骨，頭痛欲裂。莫格萊尼大吼，並拆下頭盔丟向指揮大廳的另一頭，雙手用力按壓太陽穴，彷彿是想要把痛苦擠壓出來似的，幾乎沒有心力去理會其他人是否也正痛苦地叫喊著。

片刻過後，痛苦卻又忽然散去；鬆了一口氣的莫格萊尼雙膝跪倒在地，雙手依舊抱著頭部。等到後勁過去之後，大家才終於又開口說話。

「『形體』呢？」納茲格寧姆精疲力盡地問道。

莫格萊尼沒有頭緒，也沒有回應。他全神貫注地品嚐著痛苦消失後的安寧。這種感覺美妙無比。

「伯瓦爾呢？」獸人再次發問。「我感受不到他。」

他說得沒錯。伯瓦爾的「形體」不見了。不對，不是不見。而是蕩然無存。莫格萊尼猛然察覺。操控心智的渠道依舊存在。但……渠道的另一頭空無一人。這種感覺跟阿薩斯敗北的那個時候一模一樣。

「統御之盔被希瓦娜斯拿走了。」莫格萊尼說道。他與其他人交換眼神。「我們的目標變成她了。」

懷特邁恩悶哼了一聲。「瞭解。」

「那伯瓦爾怎麼辦？」納茲格寧姆以低沉的嗓音說道。

托爾貝恩看向莫格萊尼。「他已經不再是巫妖王了。如果可以的話，我們要把他救回來。」托爾貝恩說道。

「同意。」莫格萊尼說道。

他看向站在托爾貝恩後方的亞榭洛船員。大多數的不死族都呈現靜止不動的狀態。意志尚存的船員左顧右盼、暈頭轉向；意志全無的船員眼神空洞，全身開始抽搐。

永遠都必須要有一個巫妖王。

用不了多久，亞榭洛的大多數船員以及北裂境其他的天譴軍團就都會退化成兇猛狂亂的行屍走肉。如果希瓦娜斯戴上統御之盔，她就會感應到亞榭洛正在逼近。她也會感應到四騎士的意圖。莫格萊尼明白，對方一定會想辦法透過意志制伏他們四人。即便她沒有得逞，也會派出麾下的天譴軍團來對付我們。

他比了個手勢，指向這座空中堡壘的深處。「我們距離寒冰皇冠還算是有一定的距離，說不定有辦法控制住亞榭洛的船員。快去叫大夥兒做好準備。這可能會是我們唯一的機會——」

他話說到一半突然停住，嘴巴雖然還在開合，但卻沒有發出半點聲響。他腦海內的「形體」正在改變。這次並沒有痛苦的感覺，並不會叫人無法忍受。莫格萊尼從來沒有經歷過這種感覺。即便是在阿薩斯殞落的時候，也不曾有過這種感覺。

如果說「形體」是控制心智與發揮力量的渠道，那麼感覺就好像是這個渠道正在崩解一般。一切都逐漸四分五裂。莫格萊尼搞不清楚狀況。這種感覺就像是……重獲自由。他的心靈曾經受到制約，但如今，那些枷鎖正一個個崩離析。此時此刻他才回想起來，原來擁有自由意志的感覺是如此地痛快舒暢。

納茲格寧姆突然大吼道：「她在幹什麼？」

莫格萊尼看向寒冰皇冠，卻親眼目睹上方的天空碎裂開來。

衝擊波席捲亞榭洛，莫格萊尼差點失去重心跌落在地。納茲格寧姆抓住他的手臂，幫助他重新站穩步伐，這座空中堡壘前後劇烈搖晃著。

「穩住！」莫格萊尼大喊。「把亞榭洛穩住！」

其中幾個船員在他的吩咐下開始動作。但即便如此，這座堡壘感覺起來還是隨時都有可能墜落地表。片刻過後，堡壘才終於恢復平穩。緊張的情勢稍微緩和下來，眾人紛紛鬆了一口氣。

「停在這裡別動！」納茲格寧姆咆哮著說道。他犀利的雙眼掃視著遠處的動靜，每一個細節都不放過。

莫格萊尼則是定睛注視著寒冰皇冠。原本那片蔚藍的天空如今成爲了過去式，整個破碎開來。黑暗的國度在他眼前延展開來，舉目所及全部都是濃厚的黑色迷霧，除了閃電一般的琥珀色強光之外，其他什麼也看不見。沿著濃霧的方向往另一頭看過去，是一座垂掛在冰冠城塞上方的建築。

莫格萊尼定睛一看之後才發現，「形體」真的消失無蹤了。統御之盔遭到摧毀。緊接而來的是……

「隔絕生與死的界線。」莫格萊尼發出驚嘆。「被她給打破了。」

莫格萊尼這才意識到，伯瓦爾犯了天大的錯誤。他萬萬沒有想到，希瓦娜斯並不是要來搶奪統御之盔的，對方的真正企圖是將其摧毀。但他又如何能夠猜得到呢？他又如何能夠事前得知，摧毀統御之盔居然會發生這種事呢？

莫格萊尼聽見有利劍劃破空氣的聲音從後方傳來，接著又聽見某個東西重重地跌落在地板上。

「大領主，快準備作戰。」托爾貝恩大喊道。

莫格萊尼照做，但雙眼仍然看著那片天空。某個東西撞在他身上，他抬起一邊的眉毛轉過身去查看情況。原來是亞榭

洛的其中一名船員，對方正張牙舞爪地攻擊他的護甲，想要取他性命。

他滿不在乎地將對方砍倒在地。他發現自己身旁已經出現好幾具屍體。

莫格萊尼這才終於回過神來：沒有巫妖王可以控制天譴軍團了。我的天哪，再也不會有巫妖王了。

受到這個可怕想法驅使的他迅速恢復作戰狀態。只有一小部分待在指揮大廳裡的船員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暴走，四騎士不費吹灰之力便解決了這些敵人。

莫格萊尼環顧整個指揮大廳，並開始發號施令。莫格萊尼早在很久以前便明白了亂中有序的這個道理。只要能夠察覺問題的癥結點，就有辦法加以處理。

按部就班，排除這場災難。

「我不知道希瓦娜斯接下來有什麼樣的盤算。但伯瓦爾或許知道也說不定。我們需要他。」莫格萊尼說道。「懷特邁恩。納茲格寧姆。我們還要飛行一個小時才有辦法抵達寒冰皇冠。等我們趕到之後，你們兩個負責去找伯瓦爾。如果他還活著，就帶他回來。」

他們點點頭。莫格萊尼向托爾貝恩點頭致意。「在那之前，我們要先守住亞榭洛。想辦法控制住那些還沒有暴走的不死族，其他的格殺勿論。我們必須盡可能搶救底下的兵力，以防萬一……誰也不曉得接下來究竟會發生什麼。」

「瞭解。」托爾貝恩說道。他們並肩作戰，一起展開行動，並深入堡壘的內側。沒過多久，北裂境凜冽的空氣中就充滿了他們使用武器作戰的響聲。



懷特邁恩的目光始終沒有離開過冰封王座，納茲格寧姆跟在她的身旁一起快步前行。她對頭頂上方那片碎裂的天空視若

無睹。那個問題等一下再處理。她仔細查看四周，尋找著希瓦娜斯的蹤跡，但女妖之王似乎已經離去。

獸人搶先抵達現場，縱身一躍跳到冰封王座的殘骸上方。懷特邁恩沒過多久也隨後跟上，並快步經過納茲格寧姆身旁，以俐落矯健的身手避開四散的天譴軍團屍體。她在平地正中央的附近找到被擊倒在地的伯瓦爾。

對方的雙眼凝視著上方的天空，臉上寫滿了驚嚇與恐懼。懷特邁恩完全能夠理解這種感受。她單膝跪到他的身旁，並用手托住他的頸部。「那個傢伙離開了嗎？」她問道。

伯瓦爾幾乎就快要沒有力氣說話。懷特邁恩心想，伯瓦爾應該不是因為身負重傷而無法說話，是因為他沒能阻止如此慘烈的災難發生才會說不出話來。

「對。希瓦娜斯已經離開了。」他的語調之中充滿著悔恨與愧疚。「我沒料到。我萬萬沒有想到——」

納茲格寧姆也來到了他的身旁。「我們回去亞榭洛吧。」他說道。「我們有很多事情需要處理。」他和懷特邁恩一起攙扶伯瓦爾起身。

伯瓦爾的手用力抓著她肩膀上的護甲。「你們知道她幹了什麼好事嗎？」

「不知道。我們先到安全的地方再討論吧。」納茲格寧姆說道。「到時候你再跟我們說，接下來該怎麼做。」

伯瓦爾滿臉疑惑地看著他們兩人。「我已經不再是巫妖王了。」他說道。

「可惜啊。」懷特邁恩把伯瓦爾的手臂搭到自己的肩膀上，支撐起他的身軀。「我大老遠跑過來斬殺巫妖王。你還真是失禮，在我抵達之前就先敗北了。」

「你們不需要再聽從我的指揮了。」伯瓦爾說道。

「那還用你說。」懷特邁恩抿起嘴唇。

納茲格寧姆也露出笑容。「你打算用自己的生命去換取勝利。『勝利或死亡』，對吧。我們還是願意跟隨你的腳步。」

伯瓦爾闔起眼睛片刻。當他再次睜開眼睛時，懷特邁恩從中看到了堅定的決心。太好了。她心想。

他朝統御之盔破損的殘骸比了個手勢。「那就去幫忙撿起來吧。動作務必小心謹慎。我們會需要用到那些東西的。」他說道。

懷特邁恩把伯瓦爾全身的重量都移動到自己身上，讓納茲格寧姆能夠過去把那些碎片撿起來。「再來呢？大領主？」

伯瓦爾再次抬起頭看向天空。「我們需要召集盟友，越多越好。然後，我們要勇闖死亡國度的核心深處。」

「很好。」她說道。「我本來還擔心事情會太簡單呢。」



製作人員

作者：

Robert Brooks

編輯：

Chloe Fraboni 和 Allison Irons

製作人：

Brianne Messina

創意顧問：

Steve Danuser

設計圖：

Betsy Peterschmidt

翻譯：

暴雪中文化團隊